

绝地科考探险小说

尚烨/著

亡命科考队

WANGMING
KEKAODUI

青藏高原
——时间地轴之谜——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亡命科考队

青藏高原

—— 时间地轴之谜 ——

尚烨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亡命科考队 / 尚烨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113-2418-4

I. ①亡… II. ①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99202号

亡命科考队

著 者: 尚 烨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井 云
装帧设计: 荆棘设计
版式设计: 刘碧微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980mm 1/16 印张: 16 字数: 186千字
印 刷: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2418-4
定 价: 29.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068999 传 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楔 子 / 001

第一章 奇怪的包裹 / 005

第二章 科考队员的日记本 / 010

第三章 白公山之行 / 019

第四章 基地遗址 / 022

第五章 洞穴 / 033

第六章 岩画 / 040

第七章 虚晃一枪 / 052

第八章 中国朱洛巴石盘 / 058

第九章 窗外的脸 / 066

第十章 洛桑的家 / 072

第十一章 德国探险队 / 079

第十二章 巨像的眼睛 / 091

第十三章 活动的石壁 / 100

目 录



第十四章	沃尔福斯贝格六面体 / 107
第十五章	有人跟踪 / 113
第十六章	激流 / 121
第十七章	科拉钻井 / 129
第十八章	袭击人的地下生物 / 138
第十九章	重逢 / 148
第二十章	不死军团 / 162
第二十一章	巢穴 / 173
第二十二章	程劲松的死 / 182
第二十三章	意外 / 193
第二十四章	再遇络腮胡子 / 201
第二十五章	一块棉布 / 212
第二十六章	回途 / 223
第二十七章	真正的杀人凶手 / 228
第二十八章	逃出生天 / 241

楔子

1987年7月，青海某市的档案馆。

古旧残破的青砖和缠绕在墙壁上的爬山虎，都彰显出这座档案馆的建筑已经有些年头了。

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档案馆内如同烧过的炉膛一样，凝固而炙热的空气让档案馆的两名工作人员感觉十分烦闷。虽然拿着蒲扇不停地摇动着，但是汗水仍然不停地从脸上落下来。两人低声议论着，不时抬抬眼皮，看看不远处一个正在翻看档案资料的中年人——这个最近天天来这里受罪的怪人。

这个中年人认真地在资料架上搜索翻看着，似乎浑然不觉炎热的存在，只是偶尔会拿起搭在肩膀上的毛巾擦一下不断冒出的汗水。他不停地在架子上拿出资料翻开看看再合上，像是在寻找什么。

这个中年人名叫刘建国，身为生物学家的他在一次标本展览上偶然看到了一个他从未见过的昆虫标本。经过询问，得知是在这里发现的，于是便向其就职的科研所写了份报告，申请到这里实地考察。但是经过走访和调查，却发现当地并没有人见过他相片中的那种奇特生物。无奈之下，他想到了这个解放前就存在的档案馆，想看看里面会不会有相关

的资料。

但是经过几天的翻看，所有的文史档案几乎都梳理了一遍，也没发现那种生物的一点儿信息，当他把档案架上的最后一本书放回去的时候，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失望地摇了摇头，转身准备离开。就在扭头的瞬间，他看到墙角堆积着一些类似文件的东西。

刘建国走过去蹲了下来。这是几叠不算太厚的纸，上面有些灰尘，灰尘上还有几个手印。

刘建国拿起几张，先抖了抖，然后又用嘴吹了一下，纸张立刻显出原来的面貌。

纸张已经有些微微泛黄，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手写的字母，也不知道是哪国的文字。刘建国又在地上拿起了几张翻看。对这样一些随意堆放在角落里的纸张，刘建国心里也没指望能找到什么，只是几天来的一无所获让他有些不太甘心。刘建国耐心地翻阅着这些写满外国字母的纸，后面慢慢出现了一些绘制的图画，似乎是地质和机械构造之类的图。这回刘建国是彻底失望了。他不自觉地摇了摇头，准备把手里的资料放回地上，不料，资料最后面的一页从他的手里滑落下来。刘建国捡起这页纸，不经意地看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欣喜若狂。在这张手绘的图上，正画着他要找的那种未知昆虫。

这一发现让刘建国激动万分，急忙高声喊来工作人员，激动地指着地上的那一摞纸说道：“我要登记借走这些东西。”

工作人员愣了一下，盯着刘建国看了一会儿，像是看怪物一样，突然笑了起来：“按说你有单位介绍信，信誉可以保证，但是别的都能借，这个还真借不出去。”

刘建国眉毛一拧，问道：“为什么？”

工作人员解释道：“这些东西本来是在一个木箱子里装着的，那个箱子是解放前的东西。解放后政府接管这里时，登记造册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登记了那个箱子，里面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有登记，可能认为里面这些纸都是废品吧。”

刘建国本来就对档案馆把资料堆在墙角有些看法，现在听了管理员的这番话，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苦笑一声：“这也太粗心了吧！”

工作人员说：“据说当年接收时，是军管会代为接管的，登记造册的都是战士，他们以前都是骑马打仗的，哪干过这样的工作，所以难免会有疏漏。”

刘建国“嗯”了一声，说：“那你们是怎么发现这些东西的？”

“前段时间档案馆重新做了一次分类清理，准备把那个没用的旧木箱扔掉，这才发现箱子里还有这些东西。虽然我们馆里没有登记，但是领导还真怕是有用的东西，就先暂时放在这里，等以后再说。所以啊，今天你要借，还真不能借，因为没有备案，没法给你做借出登记。”

刘建国听后点了点头，对档案馆的这种做法表示理解。他想了一下，便从自己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笔和纸，在地上那一摞纸里挑选出一张，比着上面的字母和图案抄了起来。

等刘建国离开档案馆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了。出了档案馆，刘建国并没有马上回家，而是马不停蹄地赶到当地一所大学，请人辨别了一下所抄写的字母是哪国文字。一个姓高的教授非常肯定地对刘建国说，这是德国文字。刘建国拿出自己单位的介绍信，想请这个认识德国文字的教授和自己一同去一趟档案馆，看看那一摞资料里有没有自己需要的东西。高教授见介绍信上的印章是一个国家级的科研所，便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刘建国的请求。

第二天，刘建国和高教授一同来到档案馆，那一摞纸仍然像废品一样堆在墙角。二人走了过去，蹲下身子。刘建国拿起一张纸递给了高教授，高教授接过纸，从包里掏出眼镜戴上，一边仔细地看，一边给刘建国翻译。

虽然高教授有很浓重的地方口音，让刘建国听起来有些吃力，但还是能听得明白。随着高教授不停地讲述，刘建国的眉头渐渐拧了起来。当高教授把整张纸都翻译完准备再拿第二张的时候，刘建国伸手制止了他，表情非常严肃地问道：“刚才你翻译的这些东西，你自己能够理解吗？”

高教授愣了一下，随即轻笑着摇摇头道：“我只是搞外语教学的，刚才那些似乎是和你们科研有关系，这方面我可是个门外汉，一点儿也不懂啊！”

刘建国站起身来，对高教授说：“剩下的这些不用翻译了。”

高教授有些奇怪地也站起身，以为是刘建国怀疑自己的翻译水平，有些不太高兴地问道：“你是不是觉得我翻译得不好？”

刘建国见高教授有了误会，急忙把手伸过去，紧紧握住高教授的手说：“别误会，是这些资料里提到的东西不是我想要的，所以，也就没必要再继续翻译下去了。”

高教授这才释然：“原来是这样。”说罢，抬起刘建国刚刚松开的左手看了看手表，“我今天上午还有一节课，既然这里我帮不上什么忙，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刘建国心里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但是刚才从资料里得到的信息让他非常紧张，于是，只能客套两句，然后送高教授出了档案馆。

等高教授一走，刘建国立刻回到屋里，把工作人员喊了过来，非常严肃地对他们说：“马上把你们的馆长叫过来，立刻封存地上这些资料。我会给我们领导打电话，请求移交这些资料。在这批资料没移交之前，这些东西谁都不能再看。”

第一章
奇怪的包裹

如果不是收到一个不知从何处寄来的奇怪包裹，我想，我的后半生也许就在一种波澜不惊的状态中度过了。

我叫郝赫，在我们这座小县城的文化馆做一名普通职员。这份工作基本上是份闲差，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基本上都没啥事干。虽说日子过得清闲优哉，但是每天都在重复一样的工作对我这样一个坐不住的人来讲，简直就是一种折磨。其实，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在平淡生活中里追求着不平凡，但是如果没有外力干扰，自己就没有足够的勇气去主动打破这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所以，我也只有通过不断增加自己的爱好来打发这种枯燥无聊的生活。

爱好的不断增多带来的副作用就是——钱包越来越瘪。

几个月前，由于喜欢上了文玩核桃，我专程跑到河北张家口花3000元抓了一对石核桃。结果把玩了没多长时间，又踏上了摄影这条贼船。俗话说，单反穷三代，摄影毁一生，这话确实没错——只玩了两个月，我就已经欠下了一屁股债。

好在改变我平淡生活的外力来了。

2009年7月18日，这一天是我经历离奇事情的开始。

那天，我正在家中睡午觉。这个习惯是我在上学时就养成的，雷打不动，所以当快递公司的工作人员不停的敲门声把午睡的我从床上拽起来的时候，我不否认，看到他站在门外时，我在肚子里已经默默地问候了他的全家。

我刚在网上订购了一个相机镜头，想不到今天就送过来了，这样的速度着实让我吃惊。当我接过快递人员递过来的包裹时，不知为何，平时一向胆大包天的我竟然从心底莫名地涌出了一丝恐惧，这种感觉只是一闪而过。当时我并没有在意，等后来一系列诡异的事情接连发生，我才隐约想起来——其实，收包裹时自己就有了某种预感。

包裹一尺见方，用旧报纸包着，和普通的快递件没啥两样。我注意到，在寄信人地址这一栏中竟然是空的。我询问工作人员，他的回答是：只管送货，其他的请打电话问公司。

寄件人忘填自己地址也不是没有过，这事只能怪发件时快递公司的工作人员不负责任，自己和那家摄影器材网店有过几次交易，彼此还算信任，我也就没在意这样的小事，于是，就打发走了快递员。关上门，把包裹放到桌子上，我就迫不及待地撕开外面的旧报纸，想看一看新买的相机镜头。

不料，里面的东西却出乎我的意料，只有一张地图、一支钢笔和一张写了字的纸条，我想要的相机镜头竟然连个玻璃片都没看见。

上当了，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在网上找到那家摄影器材网店的电话，我直接拨了过去。对方耐心地听完我怒不可遏的宣泄，然后才慢悠悠地告诉我，货今天刚发走，最快也得到后天才能收到，所以，刚才收到的那件东西和他们毫无关系。

我手中拿着电话愣了片刻，赶忙挂上。

我又拿起桌子上包裹的包装，仔细看了看，收件人地址和姓名毫无疑问地没有任何问题。拿起包裹内的地图看，只见地图已相当破旧，上面用笔圈起了一个地方，旁边写着青藏高原、柴达木、白公山几个地名。钢笔也毫无出奇的地方，既不是金笔，也不是派克啥的名牌，就是一支老式英雄笔。放下这两样东西，拿起最后一张写着字迹的纸条，上面一共有两行字：

2009年8月7日 向阳路口 02543

2009年8月8日 古玩市场 张志远

现在是7月，写着8月的日期和地点，大概是和谁约会吧。看到这里，我更加肯定这是一件寄错了地址的邮件，大概是寄件人把我的地址和别人的弄混了。好在都不是值钱的东西，也不会对别人产生什么影响，我就把这几件东西胡乱地往包裹盒里一丢，随手扔到了墙角。

本来这件事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几个星期后发生的一件离奇事情又让我想起了那张字条。

那天中午，我和朋友张凡吃完饭走着回单位。

张凡是我在文化馆的同事，在单位号称“特困人员”。这个外号的由来并不是因为他生活贫困，而是他整天都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好像总也睡不醒似的。我们馆长五十多岁，有些看不惯张凡的这种精神状态，多次在单位的内部会议上苦口婆心地说：“我们单位有的年轻人啊，每天都好像特别困的样子，一点儿精气神儿都没有，这怎么能行呢？”但是张凡仍旧是我行我素，毫不理会。倒是馆长说了几次后，见也没起啥作用，也就不再管他，只是每次碰到张凡时都会摇摇头，嘴里

不停嘟囔：“真是一个特困人员啊！”于是张凡就有了这个光荣的反抗强权的外号。

张凡虽然看起来有些萎靡不振的样子，但是为人却很豪爽，我俩非常对脾气，再加上我们的年龄又差不多，没事时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吹牛皮。

中午吃饭时，我俩喝了两瓶啤酒，在酒精的刺激下张凡多少有些兴奋，一反往常的那种状态，在走出饭店之后，嘴里喋喋不休，变成了一个话痨。我在一旁装作倾听，实际上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我俩就这样在大街上走着，走到一个路口时，意外发生了。本来人流不多的街道上突然冲出了一辆速腾，径直朝着我和张凡飞了过来。我只记得当时我俩是呆呆地站在原地，所能做的只是像女人般地惊声尖叫。因为这是瞬间发生的事情，是根本不可能让你作出任何反应的。也是我俩命大，车并没有撞上我们，而是紧擦着我俩飞驰而过。距离之近，让我甚至都能感觉到当时和那辆汽车的摩擦系数。等车过去后，我这才觉得自己两腿有些发软。等我回过劲儿扭头看张凡时，只见他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酒酣之后刚才还红润的脸已经变得苍白，呈“O”字形的嘴还没有合上。

过了好半天，张凡才结结巴巴地骂了起来，骂了半天后，又不解气地说：“靠，等我找到这辆车，看我不把它给划了。”

我对张凡的性格非常了解，就像他了解我一样。他也只是说说气话，像他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去划人家汽车的，更何况速腾这样的普通车在这里实在是太多了，你就是想找这辆车也是找不到的。我没有理会张凡说的这句话，只是跟着狠狠地骂了两句。

“我记下车牌号了，02543，你看我怎么弄它，差点儿把老子害

死。”张凡又说道。

看他刚才被吓傻的样子，我真怀疑他能记住车牌号的真实性，我说：“02543，这号你不会是……”

说到这里，我突然觉得这个号码有些熟悉。正在疑惑时，看到路口的指路标牌，这让我猛然想起了是在哪里看到过这个号码了。那个指路牌上赫然写着：向阳路。我急忙抓住身旁还在不停咒骂的张凡，问道：“快告诉我，今天是几号？”

“7号啊，怎么了？被吓迷糊了？”张凡说。

整整一个下午，我在单位都没有心思工作，满脑子都是今天中午发生的事。对于这个号码只是有个印象，还不能确定就是02543，但是心里已经隐隐觉得就是这个号码了。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回到家里，我迫不及待地从角落里找到那个已经被遗忘的盒子，打开，找出字条。没错，上面的数字一个都不带差的。

我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脑子里思考着这是怎么回事。巧合？这也太巧了！在8月7日的向阳路上碰到02543，这种巧合的概率大概已经足以让我中几亿元的彩票了。

我又拿起字条，看着上面的第二行：

2009年8月8日 古玩市场 张志远

8月8日，就是明天，正好是星期六。看着这几个字，我想了半天。我决定去一趟古玩市场，找找这个张志远，看看还会发生什么事。

第二章
科考队员的日记本

古玩市场位于我们这座县城的西北，受这几年全民收藏热潮的影响，一到周末，市场里就挤满了淘宝的人。其实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曾经和一些行内人聊起过，说在我们这个市场里，有99%的假货都是抬举，基本都是仿品，没一件真东西。

随着熙攘的人群，我转悠了半天，打听了很多摊主，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听说过叫张志远的古玩商。看着日头渐高，我心里也逐渐失去了耐性，心中暗想：或许昨天那件事真就是巧合而已。一想到此，便准备打道回府。刚迈起步，只听脚下哐啷一声，让我把地摊上的一个青花碗给踢翻了。

等我抬起头时，看见摊主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我心里暗道一声“倒霉”，懒得和这摊主废话，便掏出钱包，直接说：“说吧，多少钱？”

这个摊主听我说了这话，贼眉鼠眼的脸上立马堆起了笑容，一副标准的奸商模样。脸上虽然笑着，却不停地摇头，似乎很惋惜地对我说：“一看兄弟就是个敞亮人。这个青花碗是老三代的，我是准备三千往外卖的，不过看你也是无心，我就给你个收购价，一千吧。”

狮子大开口是古玩行里常见的，这些小贩们秉承的原则就是能蒙

一个是一个。如果他说一百二百的我还真懒得和他废话，不过这摊主开口就要一千，还真把我当棒槌了。我拿起地上已经摔成两半的碗，冷笑道：“一千，你还不如抢劫去。你要是卖东西的我给你个价，你要真是个拉大炮的，我还真就不认了。”

这摊主见我不像是外行，嘿嘿干笑了两声说：“那这样吧朋友，你给开个价吧。”

我伸出两个手指头：“最多给你这些。”

“二百？这也太少了！不瞒你说，我收的时候真的是五百。”小贩面有难色地说。

看着小贩的表情，我心里暗自发笑。这些文物贩子如果进入影视圈，论起演技来，这奖那奖的恐怕都没有那些专业演员的份儿了。

“二百？你想得美，二十。”我低下头看着手里的碗，用嘲弄的口吻对小贩说。

小贩听我开出这个价，顿时眯起了眼，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看来哥们儿是不想离开这里了，我们还真得把这个东西再谈谈价了！”

看到旁边几个摊位上的摊主也逐渐围上来，我冷笑了一声，说：“你这个破东西是在静海花二十元一个批来的。给你二十元，东西仍归你，已经便宜你了，你还想怎么样？”

这小贩见我说出了东西的来历，用手朝围上来的那几个人挥了挥，示意他们退下，然后低下声音凑近我身边问道：“哥们儿是干什么的？同行？”

我说：“去年我协助过缉私，那一批玩意儿和你这个一模一样。”说完，我从钱包里掏出二十块钱，递了过去。

小贩表情立马发生了变化，把钱推了过来：“这东西是别人给我

的，我也不知道是他批来的，既然不值钱就算了。”说到这里，他又压低声音说，“听说你们那里有些好东西，怎么样？我给高价。”

既然他不要钱，我也不客气。我把钱包收了起来，也不愿意接他的话茬儿，漫不经心地问他：“你们这行里有没有一个叫张志远的？”

小贩想了想，说：“我在这市场好多年了，好像没有叫这名字的人。怎么了，他犯事了？”

我没有理会他的好奇，转身刚要走，又听见他低声嘟囔了一句：“真稀奇，这也有重名的。”

听到他的话，我转过身来，问道：“重名？怎么回事？”

那小贩指了指地摊上的一个日记本说：“没啥没啥，我这里有个老日记本，上面写的名字就叫张志远。”

我蹲下身子，从地上拿起那个日记本。这是一个软皮的本子，本子封面上就写着“张志远”三个字。我问小贩：“这是什么？”

小贩说：“我前一段打包收来了一些东西，里面有一个小说的手抄本，我看字迹还不错，就扔在这里了。”

虽然日记本一看也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了，但是放在这古玩市场上，显然还不够资格，估计是这小贩比较财迷，宁滥毋缺，生怕万一是什么名人的作品。

我翻开日记本的扉页，上面的几个字让我暗暗吃惊：青藏高原、柴达木、白公山，和我收到的包裹里的地图上的字迹是一模一样的。我按捺住自己有些激动的心情，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科考队就剩下我自己了，我有责任把我们经历过的一切都写出来……

我没再往下看，装作不在意地合上日记本，漫不经心地问道：“这玩意儿要多少钱？”